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十四

東坡先生詩集卷之四

七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一

徽宗

宣和七年十二月

案錢氏四史朔閏考十二月戊戌朔

己未手詔朕獲承

祖宗休德託于士民之上二紀于茲雖兢業存于中心

而過愆形于天下蓋以寡昧之資藉盈成之業言路壅

蔽導諛日間恩倖持權

案原本誤作時權今據東都事略及北盟會編改正

貪饕

得志搢紳賢能陷于黨籍政事興廢拘于紀年賦斂竭

生民之財戍役困軍伍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

酤權

案東都事略各本酤權均作商權

已盡而謀利者尙肆誅求諸軍

衣糧不時而充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謫見而朕不悟眾

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已下信詔大革

弊端仍命輔臣蠲除宿害凡茲引咎興自朕躬庶以謝

天人譴怒之心保祖宗艱難之業慨念前此數有詔旨
如下令以求直言修政以應天變行之未久奪于權臣
乃復歸咎建議臣僚使號令不信士氣沮傷今日所行
質諸天地後復更易何以有邦況當今急務在通下情
不諱切直之言兼收智勇之士思得奇策庶能改紛案
盟會編作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略永念累
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
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邑守令各率師募
兵勤王沿邊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異賞不限常制其有
草澤之中懷抱異才能爲國家建大計定大事或出使
疆外者並不次任使案原本無使字今據北盟會編補入其尤異者以將
相待之應中外臣僚士庶並許實封直言極諫於登聞

院通進司投進朕當親覽悉行施用雖有失當亦不加
罪所有下項指揮立便施行敢有沮格及以結絕爲名
暗有存畱並肆諸市朝與眾共棄咨爾萬方體予至意

案東都事略三朝北盟會編所載詔諸局及西城所管
書並止此至文中字句亦互有異同

錢物並付有司其拘收到元係地百姓地土並給還舊
佃人減掖庭用度減侍從官以上月廩及罷諸兼局以
上並令有司據所得數撥充諸路糴本及椿充募兵賞
軍之用應齋醮道場除舊法合有外並罷罷道官及撥
賜宮觀道官等房錢田土之類六尙局並依祖宗法罷
大晟府罷教樂所罷教坊額外人罷行幸局罷採石所
罷待詔額外人罷都茶場依舊歸朝廷河防非危急泛
料及免夫錢並罷開封府承受文字自今後依舊歸朝

廷請寶舊法施行更不得請筆斷遣畫旨大理寺同詔
宇文虛中所草也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原注實錄詔旨並于二十二日己未載此詔封氏

編年係之二十一曰戊午今不取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罷花石綱及非泛上供並延福宮西城租課內外製造局三朝北盟會編所載較紀事尤詳且更有手詔今并出此御筆手詔曰朕祇紹丕圖撫臨萬幾顧德弗類永惟宗社付託之重靡遑甯居維予兆民是為邦本比年以來寬大之詔數下裁省之令屢行然奸吏玩法而眾聽未孚有司便文而實惠不至蓋緣任用非人過聽妄議興作事端蠹耗邦財假享上之名濟營私之意何以奪百姓無所不至使朕軫念有以拊循慰安之應茶鹽立取信于萬方夙夜痛悼念有以拊循慰安之應茶鹽立額結絕應奉司江浙諸路置局及花石綱等諸路探斫木植製造局所諸路非泛上供拋降物色延福宮西城租課內外修造並罷更有似此有害於百姓者三省樞密院條具以聞夫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朕於吾民每懼仁愛之弗至一夫弗獲時予之辜播告之朕於吾民每懼當日罷應奉局諸路歲貢罷天之王君聖主字為諱罷朕旨議司賣鈔黃老兼經并西城所見管錢物並付有司其拘收到元係地土並給還舊佃人減稅庭用度減從官路糴本及椿充募兵賞軍之用應齋醮道場除舊法合

有外並罷道官及撥賜宮觀道官等房錢田土之類並
依祖宗法罷大晟府罷教樂所及教坊額外人罷行幸
局罷花石所罷待詔額外人罷都茶場依舊歸朝廷河
防非危急泛料免夫錢並罷開封府承受文字自今後
依舊送朝廷請照舊法施行更不得請御筆斷遣畫旨
大理寺同城西壁依元豐法修房廊長嶽宮吏並罷屬
地歸京城西壁依元豐法修房廊長嶽宮吏並罷屬
福宮寶篆宮吏並罷依上清儲祥宮法施行並罷屬
所罷並歸龍德太一宮專法所顯景東園官吏並罷
罷地歸京城所西園撥屬京城所瓊林宜春苑所並罷
並依元豐官制歸所屬保壽粹和館官吏並罷宮
人依舊法尼寺養病地歸軍器所皆並目下罷是

日上召粹中弟虛中至內殿同三省樞密院官議事適
報黏罕兵迫太原上顧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封殖契
丹以爲藩籬今金人兵兩路並進卿料事勢如何虛中
云賊兵雖熾然羽檄召諸路兵入援結人心使無畔怨
憑藉祖宗積累之厚陛下强其志勿先自怯決可保無
虞今日之事宜先降罪己詔更革弊端俾人心悅天意

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上宣諭云虛中便就此
草詔虛中奏言臣未得聖旨昨晚已草就專俟今日進
呈上合展讀虛中又列出宮人斥乘輿服御物罷應奉
司罷西城所罷六尙局罷大晟府內臣寄資等十餘事
于所草詔上覽之曰一一可便施行今日不吝改過虛
中再拜泣下同列尙有猶豫者粹中奏乞依此出畫黃
寫敕榜上令速行遂呼省吏及諸廳人至都堂謄寫旅
次印押付出于京城張掛（原注）此據宇文粹中承訓錄
後虛中所草詔如內臣寄資等卻不見在詔內蓋當時
亦有先已施行者不待降詔也案虛中所列止十餘事
而不下項指揮有數十事當爲降詔時增入其內臣寄資
不見詔內或爲奄人削去當非先已施行也虛中言北
伐之非在四年童貫出師時其劄子具載三朝北盟會
編及薛應旂通鑑今不別出其大略言今舍恭順之契
丹不封殖拯救爲我藩籬而遠踰海外引強悍之女真
以爲鄰國彼旣藉百勝之勢虛喝驕矜恐不可以禮義

服也不可以言說喻也書下三省王黼讀之大怒招以

它事自中書舍人責集英殿修撰督戰益急嗣童貫以

虛中為參議官當時初童貫得虜茹越寨之牒文及開

蓋與貫同還闕也

拆乃檄書其言不遜所不忍言貫與大臣共議恐傷天

意不敢奏及議下詔求言而詔本數改易未欲下也原

茹越寨牒文已載初五日據蔡條此云檄書不遜所不

忍言蓋牒外必有檄也案紀事于初五日壬寅出金國

遣王介儒撒離朮齋書至太原並未載有牒文今已據

大金弔伐錄原書及牒文附注其下其檄書亦具載弔

伐錄今附出此原注云殆未見此耳檄曰往者遼國

運衰是生昏德自為戎首先啟豐端朝廷爰舉義師奉

天伐罪繫爾宋人浮海計議候併遼國願割幽燕歲納

金縑自依舊例先皇帝有容為德嘉其來意置以不疑

卽時允應爾後全燕既下割之如約其為恩信不為不

多于是要之以天地質之以神明乃立誓文盜賊逃人

毋令停止亦不得聞謀誘擾邊民俾傳之子孫守而勿

失泊宸輿北返幸輔東行不意宋人貪婪無厭稔其姦

惡忽忘前施之義頓包幸亂之謀遽瀆誓約結構罪人

使圖不軌據京為叛殺賊大臣邀回戶口啖以官秩反

令納土仍示詔竊行撫諭遂使京畿之地鞠為寇場

纔天兵臨境魁首奔亡而又接引輒相保蔽更易姓名

授之官爵及至追索傳以爲首既殺無辜又貸有罪不
仁不恥于此可知朝廷方務含容不章其惡但誠邊臣
戶口之外一無理辨此所以必欲久通懽好之故也彼
尙飾以僞辭終爲隱諱仍招納逋逃擾及居民更使盜
賊不出沒爲患所有歲貢又多聽從牒稱本朝幅員萬里人
亦不咎之依前催索猶不聽從牒稱本朝幅員萬里人
居彼散漫若再行根究難指有無況事皆已往請別計議
據彼多侮辭意雖累曾移文俟其改過終然不悟罔有悛
廷言又夏臺實惟藩輔忱誠既獻土民是賜而彼宋人
心矧無名之衆輒行侵擾之誠既獻土民是賜而彼宋人
忽起無名之衆輒行侵擾之誠既獻土民是賜而彼宋人
牒解和俾復疆土仍以狂辭不爲依應反云夏人納款
曲有陳請大金方務恩撫初附之國且料不無曲意姑
行順從既出一時私恩畫與夏人則大金順從夏人隆
爲周至自今不煩干預自當以道理所與之地裁之在
恩造下挾羣邦之兩國各蒙其賜所與之地裁之在
我肯致私曲以爲周至豈期詭詐昧于道理不爲稟從
如廷是之甚者哉斯則非止豈期詭詐昧于道理不爲稟從
朝廷所以罪也蓋聞自古所重慎者兵也兵而無名非
三代仁義之謂也其或仗順臨逆以直加曲斯用兵之
王道焉反是則甚無謂也今奉宣命與師問罪東自南
京以來西接夏軍一帶諸路並進固不獲已況趙佶越
自藩邸包藏禍心陰假黃門之力賊其冢嗣盜爲元首
囚而熾其惡心日甚一日昏迷不恭侮慢自賢謂已有

天命謂作虐無傷當其伐遼之日官軍所至有逆拒者
或至傷殘皆非我所欲為是其自速禍敗也或有舉城
舉邑不以部伍效順歸款者前官如舊厚加恩撫立有
勞績不次錄用居民則省徭役輕刑罰各安其業諒已
知悉今亦如前宜相為鑒昔彼納平山是圖我疆今伐
汴宋非聽命不違茲則雖云無外且未深圖者止若黃
河為界聊報納叛之由是知自黃河以來皆係我民夫
有之安肯自為殘毀再念其民近歲無道之國煩徭重
役從來久矣況遭奄豎要功不預事先曉諭諸路官僚
有離迷枉陷不聊生今來若不預先曉諭諸路官僚
有老軍百姓等指揮到日就便仰宋國諸路官僚為去
擇其曲直審其強弱度其逆順各以所部曉諭州縣鎮
野邑社部伍審其強弱度其逆順各以所部曉諭州縣鎮
各手軍人百寺觀蘭苦場山迎軍各以所部曉諭州縣鎮
遷徙仍具頭領見帶名銜狀申以憑依類一切如舊更
不在手摺獨鰥寡以須身歸誠厚為存恤所據隨處關
之徵山澤之禁司前來須為急務內有民不便無名之
敏仍仰所在官司開報所在路分軍前照驗據已上處
就便開具文解申報所在路分軍前照驗據已上處
條件出自至誠必不昧其神理亦仰子細省會兼已指
揮南京路都統所依上施行去訖合仰李邦彥謂不若以
付逐處準此天會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五十一

三

檄書進呈用激聖心冀得求言之詔亟下耳翌日早大

臣于宣和殿以檄書進上果涕下無語但曰休休卿等

晚閒可來商議蓋此日內禪之意遂決紀事本末卷百

據蔡條紀實收入虛中草求言詔乃定四十六原注此

檄書乃二言貫奉命宣撫河北東諸路及其下進呈乃

下也蔡條又言相及樞府咸不能詰方引之參謀宇與其

上命而違還幸又不召翰林學士乃用貫之參謀宇與其

商議下求言詔又不召翰林學士乃用貫之參謀宇與其

虛中草詞大凡皆不正案進金人檄書係御殿各本下

申早是日晚決內禪二四日辛酉欽宗御殿或不亟召

月並同此時李邦彥恐虛中早開所議事也是日晚紹

故有呈檄之議皆二地聖志宣和殿在睿思殿後紹

宰執等對玉華閣宋史地聖志宣和殿在睿思殿後紹

聖二年四月環聖元符三年廢崇甯初復作大觀三年

日重熙後日環聖元符三年廢崇甯初復作大觀三年

徽宗製通直郎陝西轉運判官李鄴借給事中使金

人諭以將內禪且求和初童貫既歸自太原金人又遣

兩使來大臣不敢引見天子遂創以小使之禮大臣自

見之於尙書省廳事昔未有此也纔就位遂大不遜曰

皇帝已命國相與太子郎君弔民伐罪大軍兩路俱入

白時中李邦彥與蔡攸案原本作蔡條當爲攸字之誤今改正等俱失色

不敢答徐問如何可告緩師者使人又大言曰不過割

地稱臣耳大臣又俱失色不敢答遂議厚其禮而遣之

攸弟條說攸曰此覘我爾無過揣我虛實強弱宜以行

人失辭而斬其使使虜罔測不然且囚之不可使知我

情實攸不聽蓋執政議恐激其兵之速也時李鄴上書

因其論強弱之情僞請奉使議和上大喜獎借甚至鄴

乞金三萬兩而朝廷頗難之遂出祖宗內帑金寶二各

五千兩命書藝局銷鎔爲金字牌子遂授鄴而去紀事本末

卷百四十四又卷百四十六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云略同三朝北盟會編曰靖康元年正月七日癸酉李

資治通鑑綱目卷一百四十四又卷一百四十六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云略同三朝北盟會編曰靖康元年正月七日癸酉李

鄴奉使回先是十二月月中旬聞賊馬過近遣李鄴借給
 事中奉使講和至是回盛言虜兵強盛云彼金人之兵
 入水如蛟入山如虎登城如猿不可敵也朝廷速錄日
 和然彼未肯從和因再遣鄴與李悅等行靖康前錄日
 鄴先齎金奉使賊人吾境且食且懼日行不趙之舍又
 知聖上繼明伐其始謀有求和之義偶逢鄴于趙之境
 上鄴漏機知吾弛備遂書夜一和百五里又日李鄴歸
 目賊壘盛談賊強我弱以濟和議謂賊人如虎馬如龍
 上山如猿入水如獺其勢如泰山中國如累卵時人號
 之為六如禪且請修好鄴至慶源府幹離不欲還鄴藥師
 金告內禪且請修好鄴至慶源府幹離不欲還鄴藥師
 日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從之此與紀事作己未遲
 二日或己未命使先是已降制皇太子兼開封牧置
 至壬戌始行耳
 官屬尋有旨幸淮浙原注宇文粹中承訓錄十二月
 後二日案上有旨幸淮浙又兩日遜位所稱日或差今
 稍改之案承訓錄以此為十二月月中旬事故紀事據以
 附二日案承訓錄以此為十二月月中旬事故紀事據以
 月戊午皇太子為開封牧然七年十一月並無戊午日
 其一字當為二字之誤蓋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北盟會
 編日二十二字已未謀南幸朝廷聞賊馬逼近使李鄴
 借給事中奉使講和召天下勤王聞賊馬逼近使李鄴
 開封牧宰相日赴都堂聚議易置東南南宰臣具舟楫通

寶貨為東下計北征紀實曰本朝建國用意與前代置
藩鎮規模自異外無重兵不可失之季兄脩欲上言昔
瀋淵之役虜人料天子已陳之蜀因伏兵於澠道西
為我兵誠是也此虜人已不可守藉守亦必然彼方謂我
兵可用上兵伐謀今太上不既將南幸為新天子計不若
危且上反兵據形勢以臨之萬全也金人若犯都邑既
我銳氣折氣沮無可復此萬全也金人若犯都邑既掩
空城謀折氣沮無可復此萬全也金人若犯都邑既掩
已四五月則天氣沮無可復此萬全也金人若犯都邑既
必一戰可破也都城為患不從南陽走武關入長安亦
慮敵大險恐有伏兵則可從南陽走武關入長安亦
漢唐大路不遠也至二十七日不得對後輔臣
鼓行此所謂從天而下也至二十七日不得對後輔臣
奏請皇太子監國上允從進東宮置師保官及僚屬盡
以侍從兩省官兼領上曰三省樞密院官屬留京師從
皇太子百司皆不可動輔臣乞量差扈從臣僚上令取
紙筆自批太宰白時中兼領樞密院使為行宮使右丞
宇文粹中兼中書侍郎為行宮副使輔臣乞差提舉行

宮事務等官四員上曰京師事體今日允宜增重行宮

無事祇須兩員給舍六曹台諫皆不必備有所降指揮

事止令三省樞密院行司出劄子直下諸處于是止差

提舉事務官二員后兩日遂內禪乃詔前所差三省樞

密院行司官白時中等皆罷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原

增入又云白時中等皆不須從行此案承訓錄所云白時中

為恭謝行宮副使今附見于此案承訓錄所云白時中

等不須從行止差門下侍郎吳敏為恭謝行宮副使此

當為內禪以後指揮蓋敏丁是日已未晚對玉華閣始

詔除門下侍郎輔太子三朝北盟會編除吳敏門下侍

郎手詔附二十三日常庚申即位後此時敏尚為給事中

兼侍閣門鄧文誥傳旨令隨宰執復候對於文字外

庫是日召對於玉華閣下原注或言蔡攸引至玉華閣

周城宋東京攷並云玉華宰臣白時中李邦彥樞密院

閣下宣和殿後大觀初建蔡攸童貫執政張邦昌趙野宇文粹中蔡茂皆在而宣

諭使宇文虛中制置使王蕃亦預召

案此二使皆本日所除三朝北盟會

編曰二十二日己未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宇文虛中

除保和殿大學士充河北河東宣諭使其請給人從依

見宰執例施行不得辭避日下受告又奉聖旨王蕃除

寶文閣學士充畿輔郡兵馬制置副使兼都統制陝西

刷兵令王蕃限一日

選官具名申尚書省

宰執奏事退立王蕃前奏事復退

立吳敏前奏事曰願請上皇願羣臣少卻立敏曰金賊

渝盟犯順陛下何以待之上皇蹙然曰奈何時上皇東

幸計已定嘗詔除戶部尚書李稅守金陵敏率給舍詣

都堂白罷之曰朝廷便爲棄京西計何理此命果行當

死不奉詔稅等遂罷行及皇太子除開封牧上皇去意

益急敏于是奏上皇曰聞陛下巡幸之計已決有之乎

上皇未應敏曰以臣計之今京師聞虜大入人情震動

有欲出奔者有欲守者有欲因而反者

原注時歸朝官在京甚眾案幼